

罗伯特·范诺伊，《圣经预言的基础》；第五

讲 古代近东的预言

三. 以色列先知的起源

A. 据称与其他国家的以色列预言的类比

1. 美索不达米亚类比

a) 总结回顾

上周我们讨论了罗马数字 III.， “以色列预言的起源” 和 A.， “据称与以色列在其他国家的预言的类比。” 这四个子点是：美索不达米亚类比、埃及类比、迦南类比和结论。我们采用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类比。我给了你一份普里查德的《古代近东文本》的讲义，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阿卡德字母，副标题是“神圣的启示”。我们查看了来自 Mari 的一些文本，其中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收到消息的例子，在本例中是从 Dagon 收到的消息，他将该消息传递给另一个人，后者将其写在平板电脑上并发送出去与国王一起，我们上周注意到了这一点。马里美索不达米亚的这种现象与旧约中的现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些细微的相似之处。确实有一个人声称从神那里得到了消息，他是一位使者，将其传递给国王，尽管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b) 差异

1) 间接向国王

但到最后，我讨论了一些差异。您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非常显着的差异。我提到的第一个是，它是在马里间接传达的，而以色列先知则直接向国王传达信息以对抗他。其中两块石板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让我的主做他喜欢做的事。”因此，这是一个神正式向国王传达的信息，但具有这种资格，这肯定与旧约先知的信息截然不同。主的话必须被遵守。当人听到主的话时，他不应该做他喜悦的事，他应该做主喜悦的事。所以这肯定是有区别的。

2) … 3) 没有道德或精神问题的邪教问题

然后我在最后一刻提到的第三件事是，马里文本中的信息焦点不涉及道德或精神现实，而是外部崇拜义务。换句话说，你没有进行这个祭祀，你没有给我一份宗教义务的报告。“崇拜”这个词是指旧约圣经的作品，它与外在的敬拜形式有关。换句话说，如果你谈到以色列的邪教，你指的是以色列崇拜的外在形式：献祭、节日、仪式—而不是我们理解的正常意义上的邪教。我们会想到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徒或类似的组织。但当你谈到古代以色列的崇拜时，你谈论的是外在的崇拜形式。因此，该信息通过本报告中使用的牺牲来处理外部邪教义务，而不是道德或精神现实。如果你看一下旧约先知中的信息，他们可能说了一些关于邪教观察的内容。以赛亚、弥迦、阿摩司都非常批评以色列献祭，因为他们的心不在献祭上，但信息的重点是悔改和“洗手，以洁净的心来到主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主，渴望服从他

并敬拜他。”因此，一般来说，他们主要关心国王和人民的道德和精神状况。

4) 历史上没有提及有目的的神圣行为

我在荷兰师从的里德博斯 (Ridderbos) 写了一些关于以色列先知和以色列以外先知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比较。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以色列的先知在具体情况下传达信息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声明的背景。但在做出详细陈述的同时，他们也将他们所处理的特定情况与上帝在历史上有目的的行动这一伟大主题联系起来。以色列以外的先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历史上这种有目的的神圣行为有任何了解。”

现在你思考一下，这是一个显着的差异。换句话说，旧约中某个特定先知的任何个人陈述都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而这个更大的背景实际上是预言著作和先知的整个语料库，从摩西和撒母耳开始，一直到预言。旧约时期的运动。这些人是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个体。他们的信息是一个救赎信息，而不仅仅是关于做出正确牺牲的即时细节小问题，尽管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这个信息设定了救赎历史运动的更大背景，一直到历史的高潮和完成。

现在你明白了上帝对所有国家、所有人民的至高无上、有目的的控制的末世愿景，他的目的将在历史中实现。正如里德博斯指出的那样，当你看到马里的这类石板时，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历史上存在如此广泛的、有目的的运动。所以，这又是一个显着的差异。当您查看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中的

内容时，无论您以何种方式查看，它最多都会让您想起以色列的假先知。以色列人自称是先知，但他们却在传达自己的信息，出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想法。我不认为你在这些马里文本中发现的东西与你在占卜者和占卜者中看到的有什么不同，你在所有人中找到的东西，并且总是在那里找到的东西。你可以在马里找到它们。因此，试图说你在马里发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与你在以色列发现的东西相似，我认为忽略了整个预言信息与你在哪里发现的东西之间的根本差异。

5) 马里“先知”与以色列先知不同

《希伯来圣经及其现代解释者》一书中的一篇文章“预言和预言文学”。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吉恩·塔克 (Gene Tucker)，他不是福音派学者，但请注意他说：“马拉马特对马里‘占卜先知’的定义更加具体，并且对与旧约的相似之处更加谨慎。他认为他们与旧约先知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有使命意识，并且愿意以上帝的名义不请自来地向当局讲话。但是，在预言信息的本质和分配给先知使命的命运中，明显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马里条款涉及代表的起源规则，而不是整个国家，并表达了当地人的物质关切。

“对马里文本的最新主要处理，也是最谨慎的处理之一是努尔特的处理，他根本不相信马里‘先知’是旧约中已知的那些人的前身，甚至不相信两者是相关的。至少在最后一点上，他确实走得太远了。”

塔克说，“因为这两者在现象学上即使没有历史上的联系，也是有联

系的。”现在是现象学相关的，或者周期性的现象：你有一个声称代表神说话的人的现象——你在马里找到它，你在旧约中找到它，但这只是正常的，它不是物质的。所以他说它们即使在历史上没有关联，也是在现象学上相关的。换句话说，他说很难说马里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在以色列发现的事情之间存在某种历史联系。“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他的结论，即马里神谕基本上不同于旧约预言，他都对马里神谕的各种启示方式以及说话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进行了非常有用的分析。这些信息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危机情况下传达神的话语。”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而且还不是很多。我们发现在危机的情况下有神的话语的传达，我认为这不是太重要。因此，我认为我们从马里文本中没有任何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色列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或借用了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东西。

2. 埃及类比：埃及甲骨文和预言

让我们继续埃及的类比。看看上周的讲义，浏览几页，你会看到一个标题为“甲骨文和预言”的部分，副标题是“埃及甲骨文和预言”。正如一些人声称与美索不达米亚以色列的预言有类比一样，埃及也有同样的说法。如果你注意到你的提纲，我想提请你注意两段埃及文本。第一个是伊普维尔的警告，第二个是针对尼弗洛胡的预言。但在第一页，实际上是*古代近东文本*的第 441 页，你看到了 Ipuwer 的警告。

a) Ipuwer 的警告

1. 概括

该文本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1350 年至 1100 年，但它是一个副本。原始文本要古老得多，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文本的开头和结尾缺失，文本本身有很多空白，这样的文本他们称之为空白、空白。但文本的内容仍然相当清楚。有一个名叫伊普维尔（Ipuwer）的人出现在埃及法老面前。他总结并描述了埃及大地所遭受的灾难。到处都有麻烦。抢劫，革命，外国人进来，尼罗河泛滥成灾，妇女不能怀孕，每个人都穿脏衣服，缺水，土地荒凉，有很多苦难，社会角色颠倒。感觉曾经有奴隶的人现在自己也成了奴隶，富人现在变成了穷人，穷人现在变成了富人，那些曾经有漂亮衣服的人现在变成了破烂衣服，那些没有衣服的人现在变成了细麻布等等。你可能会说，埃及发生了很多动乱。

如果您查看第一页第二栏的顶部，您会发现“抢劫无处不在。为什么尼罗河真的发洪水了？为什么女人真的会干枯而无法怀孕。为什么真正的穷人变成了财产和宝藏。”往下看，“为什么土地上到处都是泥土。”最后一段接着说：“外来的野蛮人来到了埃及。”因此，他描述了埃及的这种情况，并在一段简短的章节之后，伊普维尔提醒法老和他的听众有一个更美好的过去。换句话说，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糟糕，尽管现在很糟糕。

2. 所谓的“弥赛亚式”预测文本及其翻译

然后，在文本中的一个中断之后，很难说出其中的联系是什么，你来到了一些人称之为弥赛亚预言的部分。这是第 443 页，已经超过 2 页了。

在第一栏的底部，您会看到所有这些，在第一栏的中间，您会看到每个段落都以“记住，记住，记住，记住”开头，那是记住美好得多的过去。但第一栏的最后一段在一个间隙之后说：“他将会给心带来凉爽。人们会说，他是所有人的牧人，他的心中没有邪恶。那些牛群虽然很小，但他还是花了一天的时间照顾它们，希望他能从第一代起就了解它们的性格，然后他会击倒邪恶，他会伸出手臂反对它，他会摧毁种子那里和他们的继承人。”看来伊普维尔正在做的事情是在谈论一个理想的国王。问题是，在上下文中，并且在上下文中不太清楚：这是过去的理想国王，还是未来的国王？由于声明周围的文本存在空白，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该文本有三种主要已出版的公认译本，两种是英文，一种是德文。在德语中，有一卷相当于英语的*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它的缩写为*AOTP*，即*Ancient Oriental Texts and Pictures*，那就是*AOTP*。这是文本的标准德语翻译；这是一个名叫兰克的人写的。您现在看到的翻译是*古代近东文本 (ANET)*的普里查德 (Pritchard) 的翻译，由一位名叫约翰·威尔逊 (John Wilson) 的埃及古物学家翻译，他的名字就在开头。在一本名为《*Context of Bible*》的书还有第三个英文译本。这是一本三卷本的古代近东文本合集，于 1997 年出版，其真正的目的是成为*圣经背景*的古代文本合集。它旨在更新普里查德的*古代近东文本*。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新出版的古代近东文本集，其中包含所有这些文本的新翻译。我相信《*古代近东文*

本》出版于 1950 年代，您必须查看参考书目才能找到日期，但这是一本新的英文文本集。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的《圣经上下文中的伊普维尔警告》的译者是一个名叫舒帕克的人。

因此，您有本文的 3 个公认的主要翻译。现在，如果你比较这些翻译，你会发现威尔逊将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即第一栏的底部，用将来时态翻译，“他将为心带来凉爽。”你注意到脚注 36 中，就在该段开始之前，威尔逊说：“在上下文中，在空白处，有一个向新主题的过渡。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论点。Ipuwer 无疑描述了理想的规则。替代方案是，A.，这位统治者从文本中获得了权力，也许是太阳神雷，或 B.，这段文字是真正的弥赛亚，而伊普维尔期待神王将埃及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然后你会看到他的下一条评论：“这个翻译采用了后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威尔逊选择将其翻译为未来，这是一个未来的神王，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他会来清除地球上的邪恶，打击邪恶。其心无恶。

现在，如果你看一下兰克的德文翻译，兰克选择了过去时。在兰克翻译的注释中，他说翻译并不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它不应该是未来，“他给心带来了凉爽。”不是他带来了或将会带来，而是他已经带来了。如果你在《圣经》的语境中看一下舒帕克的翻译，你会发现他用过去时态翻译了它，“他给心灵带来了完整性”，并且在他的注释中他说，“下面的部分是非常有问题的，已经进行了详细讨论在研究中。关于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针对Re

的批评还是对理想救赎者的描述，学术界意见不一。”所以，讨论仍在继续，一些人，包括威尔逊和你录制的翻译，将其翻译为未来，并将其视为对未来弥赛亚拯救者的参考。那些这样翻译的人会说，就像以色列的先知描述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一样，所以你在这段埃及文本中发现了弥赛亚的预言，其中包含了即将到来的拯救者的想法。

3) Ipuwer分析

一些评论：我认为，如果你想开始准备这两篇文本，你必须开始并认识到，由于前后的空白，文本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值得怀疑的是所谓的弥赛亚部分甚至是在谈论未来，作为文本中的一个想法。其次，即使是谈论未来，旧约中的弥赛亚概念与我们在《伊普维尔》中发现的弥赛亚概念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旧约中，即将到来的国王将带领他的子民与上帝相交，并恢复整个地球的和平与和谐。旧约中的弥赛亚愿景预见了一种普遍的状况，即剑将打成犁头，狮子与羔羊同卧，这种普遍的末世愿景植根于精神现实。你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这样的内容，在圣经外文学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它。

有时，本文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但不幸的是，威尔逊的翻译甚至没有包含这一点。如果你翻到第二栏的顶部，你会在第一段末尾的脚注 38 中看到 Wilson 说：“在一个难以理解的部分，此处省略，Ipuwer 使用第二人称单数。正如内森对大卫说的那样，“你就是那个人”，所以伊普维尔最终必须向法老说话，并将埃及灾难的责任直接归咎于国王，如下文所示。

所以，有人说，“这相当于我们在旧约中发现先知所做的事情，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在这里你有 Ipuwer 对法老说，‘你就是那个人’。”这片土地上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麻烦，都是因为你。”但同样，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清楚的部分，事实上威尔逊说，“一个难以理解的部分，这里被省略了”，所以如果你要写很多这样的内容，看起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部分。此外，即使他确实将责任归于国王，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上帝在历史中具有有目的和主权的指导作用。

b) 尼菲罗胡的预言

1. 文本摘要和日期

这是埃及的第一个类比；第二个是“Nefer-rohu 的预言”，如果你愿意翻到下一页的话。威尔逊的标题是“奈芙蒂的预言”。Neferti 和 Nefer-rohu 是相同的，你会注意到脚注 1，“Neferti。这个翻译保留了现在埃及先知的传统名字尼弗罗胡（Nefer-rohu），尽管波斯纳提供了证据证明他的名字应该被写下来，但对于如何读他的名字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这是另一段经文，有些人在其中找到了与以色列先知的类比，并且涉及一些人认为的对埃及旧王国的全面统治和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统治下的绝望的预言。

这个预言是由一个名叫奈费尔蒂（Neferti）或奈费尔洛胡（Nefer-rohu）的人给出的。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 1910 年。根据这篇文章，斯尼夫鲁，你可以在第二行看到他的名字，“现在发生了上下埃

及王国的威严，凯旋的斯尼夫鲁是整个星球的伟大国王。”斯尼夫鲁（Snefru）——他是一位非常早期的埃及统治者，我想可以追溯到 2650 年——询问埃及首都埃及的市议会，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用他所说的“美好言辞和美好事物”来招待他的人。选定的演讲，”寻找一个能讲得好的人来招待他。他的名字叫尼弗罗胡（Nefer-rohu），是巴斯特（Bastet）的祭司。巴斯蒂特是小牛女神。

所以，他被赋予了尼弗罗胡（Nefer-rohu）的名字，他命令将尼弗罗胡（Nefer-rohu）带上法庭，你会发现，如果你翻到第444页的第二栏，

“然后陛下教导生命，繁荣，健康，说：“我的人民，看哪，我召唤你们来召唤你们，让你们为我寻找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或者一个有信心的兄弟，或者一个有表现的朋友。”一件好事，一个人可以对我说几句好话或一番精彩的演讲，让陛下听听。”所以你看这就是他想要的。

在下一段的中间，“一位主权统治者巴斯特的伟大的读经牧师，他的名字叫尼弗罗胡，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下一段“他被引入他”，那就是埃及王。“那么，陛下，生命、繁荣、健康，”——每次你向国王讲话时，你也必须说生命、繁荣、健康——“说，‘伟大的尼弗罗胡来吧，我的朋友，你可以对我说一些优美的言辞和精挑细选的演讲，可以让陛下听听。”然后是读经牧师尼弗罗胡（Nefer-rohu），他说“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将要发生的事情，主权、生命、繁荣、健康？”然后，陛下、生命、繁荣、健

康说道：“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他想要一些关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演讲，当尼弗洛胡开始说话时，他没有谈论未来，而是再次描述了土地的状况和土地上的灾难。

如果你翻到第445页，你会在第二段看到，“这片土地被破坏得很严重，没有人关心它，没有人说话，太阳圆盘被覆盖了。”然后该段末尾的下一行是：“我将谈论一个在我面前的人。我无法预测尚未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人被带进来招待国王，国王说他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尼弗洛胡说：“我不能这么做。”然而，他最后在第 445 页的第二栏末尾（最后一段）说，“一位属于南方的国王将会到来。许多人将以他的名义胜利，他是努比亚土地上一个女人的儿子，他出生在上埃及，他将戴上白色王冠，他将戴上红色王冠，他将团结两个强大的人。两位主公所想要的，他都会满足。”下一段的中间，“亚洲人将倒在刀剑之下，利比亚人将倒在刀剑之下，等等。”所以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阿美尼，而阿美尼和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阿蒙涅姆赫特帝国。但他确实在斯尼夫鲁之后很久于 1910 年到来，统一了埃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王国。

这段文字怎么样？看看你的引文第 5 页，页面中间，有一段来自 EJ Young 的《我的仆人先知》。他说：“人们必须注意到这段文字完全缺乏严肃性。国王只是为了娱乐，所以他希望了解未来的情况。尼弗洛胡并没有假装自己是先知；事实上，他甚至明确表示他无法预测未来。此外，文本指

出，它正在处理尼弗洛胡的信息，因为他正在思考这片土地上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该消息不是已透露的消息，也没有报告是已透露的消息。它与古代世界的许多“预言”属于同一类，与旧约的预言相去甚远。”苏杨指出文本缺乏严肃性。

2. Vaticinium ex eventu 但是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文本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如果你看一下引文中的同一页，GD Smith 在 ISBE (*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 中关于“先知”的文章中所说的话，他说，“‘尼弗罗胡的预言’旨在讲述法老斯尼夫鲁如何第四王朝受到一位先知的欢迎，他预言混乱很快就会席卷埃及，但当努比亚的阿美尼 (Amen-em-hep I, 第十二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登基时，秩序和正义将会重建。所谓的预言无疑是为了支持阿门赫普一世的统治而写的政治宣传品。”换句话说，问题是文本的日期如何？据称，它是公元前 2650 年斯尼夫鲁 (Snefru) 时代的作品。如果它谈论的是阿蒙涅姆赫特 (Amenemhet)，则它描述了大约 1900 年的事件。然而，该文本最古老的副本大约是 1450 年。换句话说，就预测而言，距据称所说的时间晚了五个世纪。

如果你翻到引文第 5 页的第二段，威廉·F·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 Albright) 的《*基督教的石器时代*》(*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谈到这段文字时说道：“稍后是尼弗罗胡 (Nefer-rohu) 的预言，作为最古老的特定例子，它非常有趣。一次万事如意。”这是一个拉丁短语，意思是“从事

件中说话”。换句话说，你所说的事情是在你所谈论的事情发生之后，但据称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发生的。它声称是斯尼夫鲁统治的日期，但更详细地描述了六个世纪后第十二王朝的创始人阿梅尼的统治。但它是在事件发生后而不是事件发生前说的。所以很多人质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真的是阿蒙涅姆赫特的预言，还是在阿蒙涅姆赫特时代之后撰写的政治宣传，试图提升他的统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但这是最重要的埃及文本中的两篇，据称它们与我们在旧约中发现的预言目的相似。

C. 迦南类比

1. 缺乏数据

让我们继续以迦南人为例。为了在迦南人中寻找以色列预言的类比，人们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有一个小问题。没有人发现过。我们没有很多来自迦南地的文献。我们拥有宗教文本的最接近的地方是来自腓尼基海岸乌加里特的拉斯沙姆拉文本。但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任何类似于以色列预言的东西。尽管如此，如果你看一下文献，就会发现有许多学者相信迦南地一定被认为是以色列预言的摇篮，它一定是脱离了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接触而存在的。迦南预言术由此诞生。

在您的引文中，从第 5 页底部到第 6 页，Abraham Kuenen 在 1800 年代末的一卷书中讨论了这一点，该卷在过去 15 年内最近重新出版，所以它仍然被经常提及。亚伯拉罕·库南 (Abraham Kuenen) 与之前的格拉夫-库

南-韦尔豪森理论中的库南是同一个，所以你在圣经理史批判分析的整个时期都是对的。库南说：“如果我们能够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肯定的讨论，那当然是非常可取的。但由于缺乏历史记载，我们必须满足于可能的猜想……。他们对以色列首次出现的预言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他正在寻找迦南人的类比，但他没有找到。因此，他说我们必须对可能的猜想感到满意，并且这个可能的猜想值得赞扬，因为“它将为我们对以色列首次出现的预言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一定是从迦南人出来的。现在要更新1800年代末至1900年代末的库南，请看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在他的《旧约神学》中所说的话。“在十一世纪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有迹象表明一场欣喜若狂的曼蒂克运动兴起，其起源显然不在该地区，也许在于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曼蒂奇。”注意下一行。“那么，迦南宗教一定是这场运动传入以色列的媒介。《旧约》中关于它出现的最早证据是对托钵僧式狂热者的描述，他们时不时地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可能会受到定居的以色列农民的斜视。现在他所说的“热心苦行僧”是这些先知的团体吗？还记得扫罗遇见一群先知时，他们有乐器，他们在说预言，而扫罗则和他们一起行走并说预言。这种反常的行为，你试图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的狂喜中衍生出来，从那种狂喜的运动中衍生出冯·拉德和其他人在以色列发现的类似的东西，你要把这些联系起来，把点连起来。当以色列人定居

在迦南地时，迦南一定是这种现象被引入的源头。

2) 王上 18:19 : 亚哈、以利亚和巴力的先知在迦密山上

现在，对于具有这种立场的人来说，预言在迦南宗教中广为人知的想法得到了加强，因为我们对腓尼基人的了解，他们可能与迦南人有类似的宗教习俗。列王记上 18:19 成为这个新观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文本。这是亚哈和耶洗别的时代。你在《列王记上》18:19 中读到，以利亚说：“你要召集以色列各地的人民到迦密山来与我会面。把与耶洗别同桌吃饭的 450 名巴力先知和 400 名亚舍拉先知带来。”耶洗别是与亚哈结婚的腓尼基女子，亚哈将巴力和亚舍拉的先知带入以色列。以利亚以耶和华的名义挑战亚哈和巴力的先知，你也熟悉迦密山上那次对抗的故事。

如果你继续往下看那一章，请看第 27 节。“中午，以利亚开始讥笑他们。“喊得更大声，”他说。‘他当然是神。也许他正在沉思，或者忙碌，或者旅行。也许他正在睡觉，必须被叫醒。’指的是巴尔。“于是他们喊得更大声，按照他们的习惯，用刀剑和长矛割伤自己，直到鲜血直流。中午过去了，他们继续他们的”——新国际版说——“疯狂的预言。”这只是动词 *naba* 的一种形式，预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巴力的先知在祭坛周围以某种疯狂的状态跳舞，割伤自己，向他们的神呼喊，这里使用的词是他们在“预言”。但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他们收到了

巴尔的消息吗？看起来不像。看起来他们会开始预言，这描述了某种极其异常的行为。欣喜若狂的行为，如果你想用某种词的话。

3. 维纳门前往腓尼基的旅程

上周我也给了你们另一篇埃及文本。它的名字叫《韦纳门到腓尼基的旅程》。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名叫韦纳门（Wenamén）的埃及牧师的旅程。他从埃及前往腓尼基购买木材，为埃及神阿蒙雷建造驳船或船只。那艘驳船将以船的形式成为神的宝座。他找到腓尼基的比布鲁斯国王购买这种木材，但他想要支付的价格是不可接受的。比布鲁斯国王让他回埃及，因为运费问题他无法立即寄出。但当比布鲁斯国王收到欣喜若狂的消息时，他改变了将这些木材出售给韦纳门的想法。如果您翻到第 18 页，即本讲义的第二页，您会在该页的中间看到，“比布鲁斯王子派人来对我说，‘滚出我的港口。’”我派人去问他：“我应该去哪里？你有一艘船可以载我，让我再次被带到埃及。于是我在他的港口度过了29天。自始至终，他每天都花时间给我发消息，说：“滚出我的港口。”当他向众神献祭时，神抓住了他的一个年轻人，使他着了魔，对他说：“把神带上来。”带上抬着他的使者。阿蒙就是派他出去的人。是他让他来的。当夜里那个被附体的年轻人疯狂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开往埃及的船，并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当我注视着黑暗时，心想：“当黑暗降临时，我也会登上神，这样就不会被其他人看到。港务长过来说道：“王子说，等到早上吧。”所以我对他说，‘你不是

那个每天花时间来找我说‘别靠近我的港口’的人吗？”他说，“等到早上。”最后达成协议，木材被出售。

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个故事中，你有一个被一些人称为预言性狂热的例子。这位年轻人看到了，当他着魔时，他向比布鲁斯国王传达了这个消息，要求他与这位来自埃及的牧师达成交易。所以你在这篇文章《韦纳门之旅》中看到了对预言性狂热的提及。你将其与列王记上 18 章中巴力先知的行为结合起来，然后将其与撒母耳时代的先知乐队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起源于以色列的预言就是这种狂喜的现象。我们有证据表明它存在于腓尼基、美索不达米亚，大概在迦南，至少存在于亚哈和耶洗别宫廷中的巴力和亚舍拉祭司中，以及撒母耳时代的这些先知团体中。因此，基于这样的基础，可以说迦南一定是以色列预言的摇篮。由于撒母耳是这些欣喜若狂的先知队伍的领袖，所以撒母耳就是最初将这种异教现象适应以色列的人。这就是理论。

我想你可以说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它基于的证据很少，而且当然不符合《撒母耳记上》前几章所记录的撒母耳对迦南宗教的强烈反对。他呼吁以色列人离开，摧毁他们的巴力并敬拜耶和华。当然，他不符合这种描述。但这就是寻找以色列预言起源的方法——基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据称在迦南人中发现的这些影响和现象，尽管那里的证据实

际上并不存在。

4. 结论

这就引出了第四点，“结论”。在我看来，虽然我们可以承认，是的，以色列以外的预言与我们在以色列发现的预言之间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在我所说的物质对应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在正式的信件中，一个人声称自己收到了来自神的信息，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就物质对应而言，即以色列先知的信息与以色列以外的先知所发表的各种声明之间的对应关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因此，试图用以色列以外的类比来解释以色列预言的起源，我认为并不令人信服。

B. 以色列内部对预言起源的解释 我们必须其他地方寻找以色列预言的起源，这将我们带到你的概述中的 B. 和 C.。B. 是“以色列人对预言起源的内部解释”。

1. 以色列的宗教天才

1. “以色列的宗教天才”。有些人认为以色列有这种特殊的精神倾向。因此，他们发展了一种非常高级的宗教形式。他们有做这样事情的特殊天赋。在这种高级形式的宗教中，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预言术。这是某些人所具有的宗教天才的基本特征。因此，以色列本身的宗教天才被用来解释以色列预言术的起源。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未能认识到以色列历史的现

实。如果你看看旧约，这似乎很清楚。从历史上看，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对先知信息所体现的崇高宗教形式具有天然倾向的民族。恰恰相反，以色列的倾向是追随周围异教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先知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敦促以色列人远离那些异教神祇，而敬拜独一、永活的真神。因此，说以色列的宗教天才是对以色列预言术起源的解释，这在以色列宗教态度和表达的历史上确实缺乏任何依据。你可能会说，以色列的先知是反文化的。他们正在穿越谷物，以色列人并没有意愿去听先知的話，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不听。因此，以色列本身并不能充分解释预言的起源。

如果只是支持并说：“这是先知的宗教意识？”怎么样？如果整个国家没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来发展我们在旧约中发现的这种高级宗教形式，那么也许某些以色列人确实拥有这种天赋。他们被认为是以色列预言术的鼻祖。

现在我又觉得你很快就遇到了问题。问题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当先知说话时，他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说的是来自主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或想法。他们只说上帝亲自强迫他们说的话。神说：“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这不是先知的話，而是神的话。他们所传达的信息不是他们自己的信息，而是上帝的信息。所以先知们自己在他们的自证中明确否认这种所谓“说神的话”的现象是源于先知自己的东西。这是从外面传给他的东西。因此，以色列内部对预言起源的解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以色列出现。

C. 根据旧约的见证，以色列的预言起源于上帝， 这将我们带到 C. : “根据旧约的见证，以色列的预言起源于上帝，必须被视为上帝的恩赐。”上帝赐予他的子民。”在我看来，这就是圣经本身所代表的对以色列为何兴起先知的解释。现在我想详细说明这一点，但我们下次必须这样做。

转录：凯蒂·布鲁斯特

粗略编辑：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最终编辑：凯蒂·埃尔斯 重新叙述：特德·希尔德布兰特